

# 走近东疆石窟圣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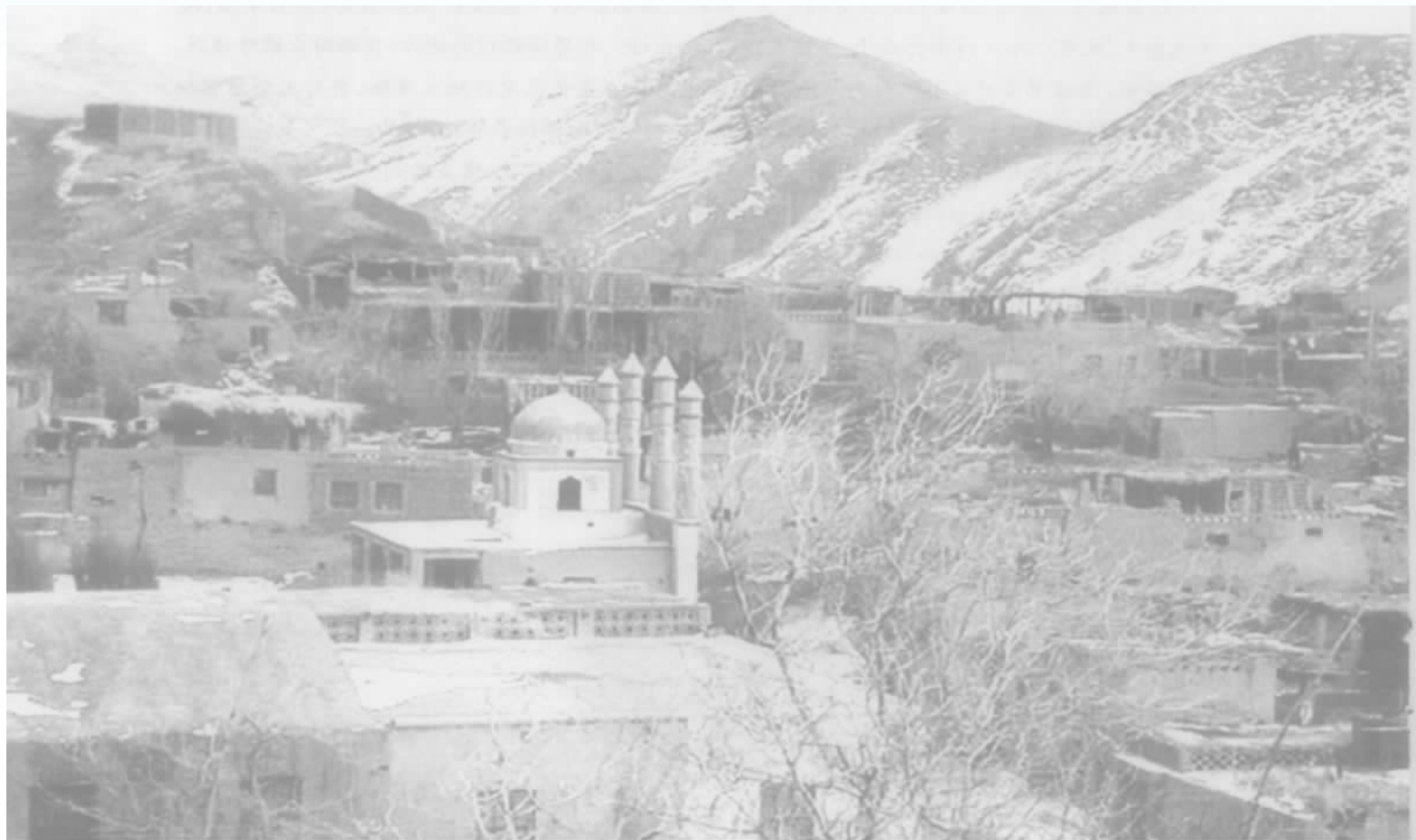
文  
／  
颜逸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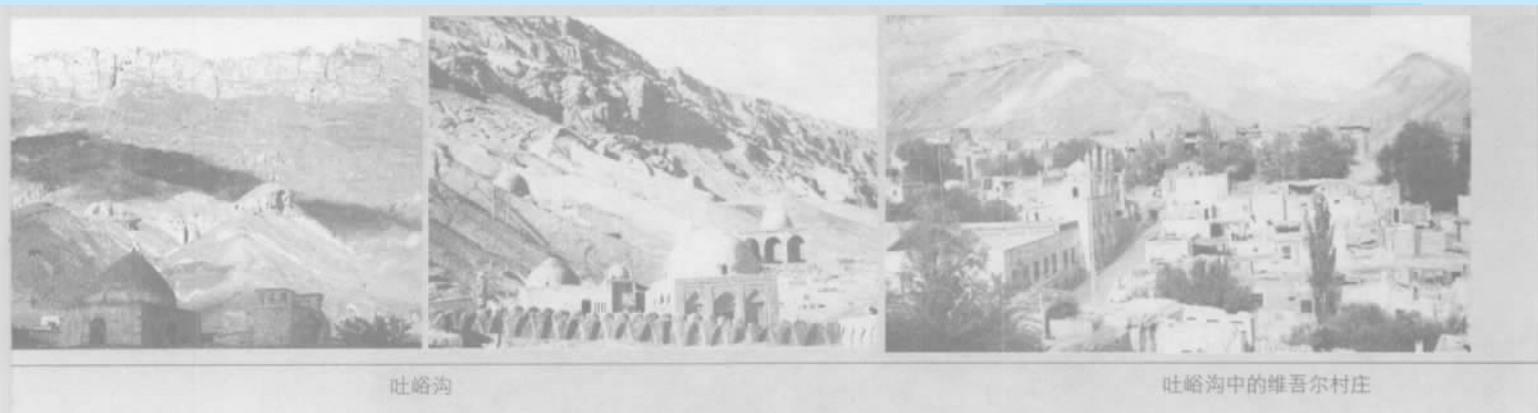
听说去吐峪沟千佛洞,大家都没太当回事儿。新疆石窟不少,位于吐鲁番的吐峪沟是此行遭遇的第一个。头一天在没有空调的车上颠得灰头土脸,这天同行的几位女记者想美丽一下,有的换上了鲜亮的红裙,有的穿上了高跟鞋。然而,两个半小时后,每个人都比昨天更灰头土脸地钻出吐峪沟,我那双皮凉鞋已快断成两截,还破出一个洞。好些人的脸色还没缓过来,青白青白的。

吐峪沟是两山夹峙中的一个山谷,谷中河瀑湍急,浊流滚滚。山崖上一条条岩棱儿仿佛纵横的青筋,耸向云天。石窟分布在谷东、谷西两侧,我们只去了相对容易攀登的谷东,就已经惊心动魄了。先还欣赏着西域难得一见的山水相依之景,但很快就无心它顾了,忽而下沟,忽而攀岩,忽而飞身渡水,忽而侧身过隙,脚下的凉鞋时时要脱脚而去。我脱下鞋来,但土路上的骆驼刺太尖太利,日晒下的黄土又滚烫滚烫的,让人无法忍受,只好把鞋趿上。

最恐怖的是,过一条极窄极长的土垅。土垅的西侧,是悬崖上的湍流,滚下去恐怕只好去“麻扎”(维语坟墓之意)了;土垅的东侧,是一道水渠,用铁锹下探,水还挺深,至少没到胸口。我一向自恃大胆,但侧身走了几步,站在土垅上,不由心惊胆战,两眼不敢下望。可脚下泥土酥软潮湿,站得久了,不时把泥土蹬落入谷,哗啦啦地让人更加两股战战,进退维谷……

爬得气喘如牛之际,千佛洞出现了——没有栈道,没有石阶,进每一个洞窟,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。终于爬进一个洞窟,里面却空空如也,四壁都是裸露的砾石,失望之余,却和先行进洞的人一样故作惊喜地大叫:“哇,真漂





吐峪沟

吐峪沟中的维吾尔村庄

亮,值了!’骗得后面的人争先恐后爬进来。

仅有三四个洞窟有壁画。这里的洞窟基本都是中心方柱形制,进去以后,围着方柱团团转一圈,就一览无余。谷东第四窟却是惟一的覆斗窟,与莫高窟很像,也有藻井,四壁各绘有一排立佛,站姿极美,且富动感。只是每尊佛的脸都被凿过,没有眉眼表情,使那曼妙的身姿透出一股诡异来。

心里的失望无以复加,这就是书上说的‘东疆第一宝窟’?这就是高昌王室的石窟圣地?这就是敦煌遗书《西州图经》所绘佛院重重、雁塔林立、高粱横跨、绿阴纷纷的唐代著名的‘丁谷窟寺’?

俱往矣。而今这里已是荒山险谷、苦土空窟了。昔日的美少女,如今却是衰朽残年、容颜凋败得不堪入目。谷东、谷西加在一起,只残存 40 余窟,大部分还是没有壁画的僧房窟,谈不上有什么文物保护,只个别窟上加了木门。山体的自然滑塌,还埋住了下层的许多洞窟,只露出拱形的窟顶。同行的文物专家说,那里面也有许多精美的壁画。

我坐在地下揉着脚,一脸同情的专家却嘿嘿直笑:“你们总算知道了咱文物工作者有多苦!新疆文物的现状有多惨!吐峪沟还不是最惨的哩!”他们正在争取让吐峪沟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这样就可以有一点点维修、清理、保护的資金。吐峪沟现在还没有对游人开放。

上世纪初,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与勒考克等人,跑到这里割走了最精美的壁画,还拿走了沟东一间密室里满满两麻袋的文书和‘惊人的刺绣品’,运往柏林博物馆。后来,它们和从东疆柏孜克里克石窟掠走的壁画一样,在二战盟军的炮火中永远地消失了。

曾经佛光灿烂的吐峪沟,就这么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了。站在它的废墟上,有另一种惊悚的感觉:人类,总是这样,一只手天才地创造,另一只手又无情地毁灭,而毁灭的速度和力度总是超过前者。



吐峪沟千佛洞